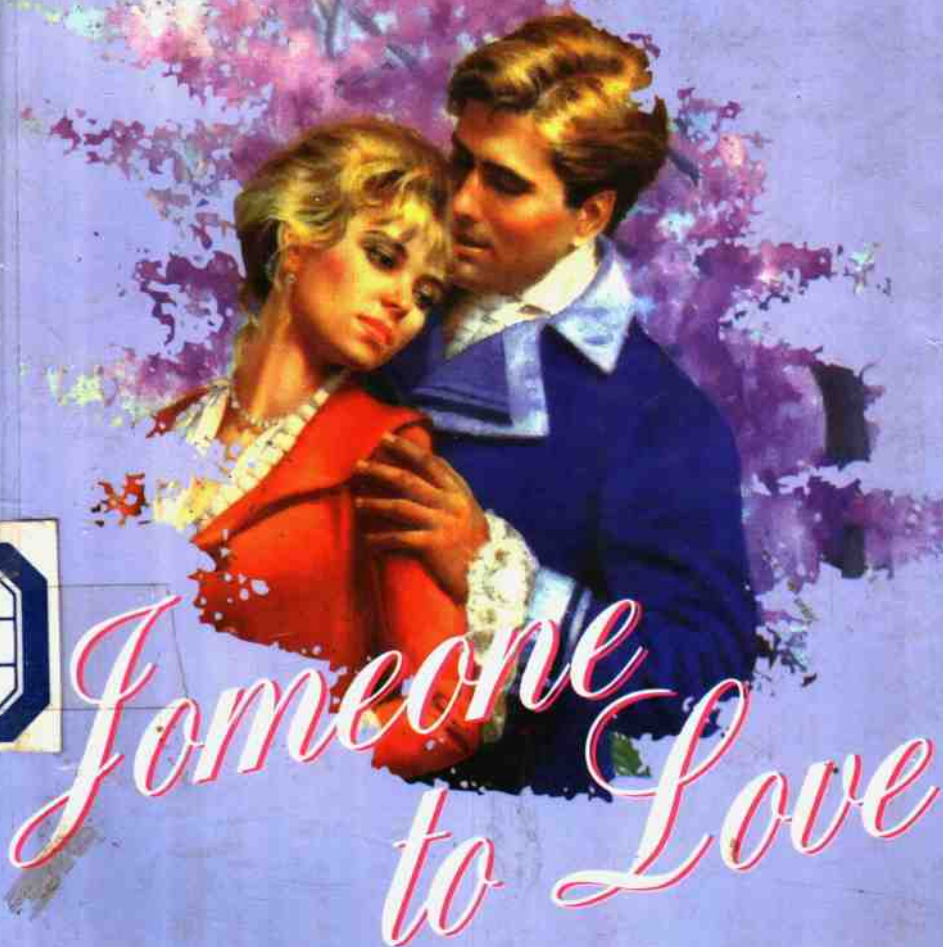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经典名著

天降爱神

(美) 西德尼 谢尔顿 著
韩 翊 译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神 爱 降 天

(美)西德尼·谢尔顿 著

韩 翊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颖丽

装帧设计：何伟良

天 降 爱 神

(美) 西德尼·谢尔顿 著

韩 翊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呼和浩特红旗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1 230 千字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 7-204-05352-5/K·220

定价：16.8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内 容 简 介

爱尔兰的狂风呼啸过山楂小屋，年轻貌美娇俏动人的莱娜不为世事所动，她全力在经营自己的小客店……日子对她来说是如此轻而易举，但自从那个英俊伟岸的美国人闯入她的小屋后，生活变得复杂多了。

格笙只想诱惑这位娇俏的女房东，伴他度过寂寞难耐的冬夜，岂知这一陪竟成了习惯，没有莱娜的夜晚，他是孤枕难眠。但他心里清楚得很，爱情并不是他所追求的，这份短暂的关系，他只要一挥手，一弹指，即可离他远去。

他无法抗拒的是，莱娜的情影已在他内心深处滋长……

序 幕

整个亚特兰大狂风呼啸，寒冷刺人的雨水倾盆而下，直渗入一名男子的背脊。曾在春秋季节中大肆绽放的花朵在这严寒的冰雹下惨然失色。

小屋和酒吧里，人们聚在一起，围着炉火谈论着他们的农事、屋顶。以及那些移民至德国或美洲的亲人。他们是否留下了多少回忆或子嗣并不重要。毕竟，爱尔兰一直在遗失它的人民，一如它失去本土的语言般。

人们无意中提起了“大灾难”，北方那场无止境的战争。不过贝尔非毕竟离基尔米尔的这座村庄远了些，有好几哩远，感情上亦然。人们更担心的是他们的农作、家畜、婚礼以及随着冬季而来的锁事。

村外几哩远，一间热气中掺着香味的温暖厨房里，康莱娜透过窗子望向屋外袭击她园子的雨水。

“我想，我的楼斗菜怕是保不住了，还有梅顶花也是。”这令她万分心痛，但是她已尽可能把能移植的植物移进后面那间小屋去了。这阵狂风委实来得太快了。

“春天时你可以多种一些。”美姬端详着妹妹的侧脸。莱娜对她花草树木的关心便仿佛一位母亲之于孩子般。

叹了口气，美姬摩抚着自个儿圆滚滚的肚子。“你会爱得不忍释手的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我需要一间温室。我一直在参考一些图片，我想应该行得通。”如果够小心的话，可能到了春天她就能负担得起了。莱娜边幻想着那些植物在它们的新玻璃房里可能大肆绽放的情景，边自炉子里取出一碟新鲜蔓越橘制的松饼。这些果子是美姬从都柏林市场一路带回来的。“你带些回去吧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美姬露齿一笑，并且自篮子里取了一块饼在两手中轮流抛掷以便让它冷却。“等我吃饱以后，我敢发誓，罗根铁会斤斤计较我吃了多少。”

“他是希望你和宝宝都能健健康康的。”

“哦，是呀。而且我认为他是在担心有多少重量是宝宝的，另外有多少肥肉是我自己的。”

莱娜望着姊姊。美姬变得圆圆润润的，而且在她怀孕进入最后三两个月后，她身上那股神采奕奕的丰润满足，相较于莱娜以前所熟悉的活泼伶俐，实在是天壤之别。

她是快乐的，莱娜心想，乐在爱中。而且知道她的爱获得完全的回报。“你吃了不只一些些哦！美姬。”莱娜说着，且瞥见美姬眼里闪烁着，称之为恶作剧倒比称之为客气，更为贴切的笑意。

“我在和墨非的一头母牛比赛，而且保证我已经赢过它了。”她吃完松饼，不客气地伸手又拿了一块。“再过

几个礼拜吹玻璃时，我大概就看不到管子的尾端，只得做点灯的工作了。”

“你可以趁机停止吹玻璃的工作，休息一下。”莱娜提出意见。“我知道罗根告诉过你，艺术馆的事你已经做得够多了。”

“那么除了无聊死以外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何况对克雷尔这间新馆，我已经构想了一件特别的作品了。”

“新馆得到春天才开幕呢！”

“到时候如果我还想到店里去，罗根一定会威胁我的。”他叹了口气，但是莱娜想，美姬其实并不怎么在意罗根那种微妙的控制方式。她只担心自己会懒散成性。“我想趁还能动的时候多做点事。”美姬补充说。“而且待在家还真是舒服，即使是在这种天气里。我想你大概没什么客人要来了。”

巧得很，有一个美国人下礼拜会来。”莱娜替美姬再添了次茶水，然后是自己的，接着坐了下来。始终耐心地等在她椅子旁的狗，康巴，立刻将那颗大头搁在她腿上。

“一名美国人？只有一位？一个男人？”

“嗯，”莱娜敲敲康巴的脑袋。“是一名作家。他订了一间房间，我还要提供膳食，期限不定。他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。”

“一个月！在这种季节？”美姬颇感诧异地望着窗外，阵阵狂风敲打着厨房的窗门。这可不是受人欢迎的天气。

“人家说艺术家都很古怪的。他写哪方面的书呢？”

“惊悚小说。我读过一些，他写得很好。得过奖而且还被拍成电影。”

“一名成功的作家，美国人，在这种鬼天气要待在克雷尔郡一家旅馆里。这下子酒吧里可有话题讲了。”

美姬舔了舔手指上的饼屑，一面以艺术家的眼光审视着妹妹。莱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，如花似玉一般，凝脂般的肌肤和姣美窈窕的身材。一张古典的鹅蛋脸，嘴唇柔软不着胭脂，而且始终太过严肃了。灰绿的眼眸蕴涵着梦幻的神采，四肢修长，一头秀发闪着火红的光泽，丰厚而蓬松，随兴、曼妙的垂落着，尽管身为一间旅馆的主人而与陌生人时有接触，但是对她而言，花园大门外的世界总嫌太过天真。

“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这样，莱儿，你要和一名男人单独相处好几个礼拜。”

“我常常单独和客人相处的，美姬。那是我讨生活必须面对的。”

“你等于只有一个人，而且是在这种寒冬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都柏林呢，而且——”

“没办法在这照顾我？”莱娜嫣然笑着，好笑的成分胜过抗辩。“美姬，我是个成人了。一个可以照顾自己的成熟的女生意人。”

“你一向都太忙于照顾别人。”

“别扯上妈妈了。”莱娜紧抿着嘴唇。“她和乐蒂住在

一起后我就做得很少了。”

“你做些什么，我可清楚得很。”美姬回嘴说着。“她勾勾手指头就得赶快过去，听她抱怨，一旦她又幻想自己得了什么新的绝症，就拖她去看医生。”美姬扬起一只手，气恼着自己，再次陷入愤怒与愧疚中。“我现在一不担心那些。是这个男人——”

“康格笙。”莱娜截断美姬的话，补充道。很高兴话题从她们的母亲身上带开。“一名在我们爱尔兰西部这间经营良好的旅店订了间安静房间，令人尊敬的美国作家。他并没有订下他的女房东。”她拿起茶，啜饮一口。“而且他是我渴望的经济来源。”

1

山楂小屋在这种糟透了的冬季风雪中，招待一、二位客人的情形对莱娜来说并不多见。可是一月实嫌漫长，且太多时候她房子都是空着的。她并不在意这份孤寂，或是阵阵鬼哭神号的狂风，甚至是逐日加剧，雨雪交加的阴寒天气。这让她有时间做规划。

她喜欢旅客们，预约或临时的皆然。从经济的观点来看，这关系着收益。不过除此外，莱娜是喜爱人群的，还有，为那些萍水相逢的人，提供一个暂时居住的机会。

在父亲去世而母亲也搬了出去的这几年，莱娜便将这房子布置成她从小便一直渴望的居家。有着燃烧干草的火炉，以及蕾丝窗帘，还有厨房里阵阵飘出的烤面包香，这一切，都得归功于美姬的设计，才使得莱娜的扩充计划有可能实现。这是莱娜不曾忘怀的。

但这房子是她的，她们的父亲了解莱娜对它的需要与爱意。小时候她便开始照料着这份遗产。

或许是这天气才引得她思念起父亲的吧。他就是在

与这种天候极为类似的一个日子里过世的。如今又一次地，在她发觉自己独自一个的时刻里，她发现她仍有着丝丝哀伤，而许多回忆，不论好的或不好的，全都在里头。

工作是她此刻极需的，莱娜告诉自己，趁着自己还未沉思太久之前，随即离开了窗边。

既然雨势急降不歇，她决定将进村子的行程延后，取而代之的是解决一项她耽搁已久的工作。那天，并没有人要来。况且她那唯一的预约亦到周末才开始进行。狗儿随在她身后，莱娜将扫帚、桶子、布料及一个空着的纸袋运上阁楼。

她一向固定地清理这地方。没有一丝灰尘可以在莱娜的房子里稍作停留的。但是阁楼上却有一些在她日常打理中始终被她冷落的盒子与箱子。不会了，她告诉自己，并且推开阁楼的门扉。这一次，她要来个大清扫。而且再也不允许伤感的情绪阻碍她处理这些残余的回忆。

这房间若能适度加以清理，再利用必须的材料及工劳力和加以重新整理一番，它会是一间舒适的房间的，莱娜靠在扫帚上凝想，屋顶的天窗上，透过柔和的黄漆引进阳光。照亮了铺在地板上的每一张地毯。

她几乎已可想见那番景致，那漂亮的床铺铺上一张彩丽的棉被，一张藤椅，还有一张小书桌，而且如果她有……

莱娜搔搔头，自我解嘲地笑了笑。她实在是无可救

药。

“老爱作梦，”她喃喃自语着，摸了一摸狗的脑袋瓜。
“这儿需要的其实是板起脸埋头苦干的劳力而已。”

就从盒子开始吧，她决定，这些旧文件及衣服是该清理了。

三十分钟后，莱娜已经将它们分类妥当。一堆打算送去教会施与穷人家穿用；其余的当破布用。而最后一堆她要留下来。

“啊！看这个，康巴。”她虔敬地拿出一件小巧的、白色的受洗袍，轻轻抖开。淡淡的薰衣草香味随之飘散。小扣子及窄边蕾丝点缀着。是她祖母的手工，莱娜知道，她微微笑着。“是爹地保留的呢。”她喃喃低语。莱娜的母亲对孩子绝无这种细腻的情感。“我和美姬穿过的，你看。而且爹地把它留下来给我们的孩子。”

一阵刺痛划过，熟悉得令她几乎已经感觉不出来。没有小宝宝睡在摇篮里等着她，没有柔软的婴儿等着她的呵护、养育及疼爱。可是美姬会要这个的。莱娜小心翼翼地，将袍子折了回去。

另一个盒子装满了文件纸张，令她不禁一叹。她必须逐一阅读，至少得扫视一遍才行。她父亲保留了每一份剪贴。是他的各种点子，他会这么说，为了新的投资。

总是有新的投资计划。莱娜将他所剪下来的各种文章放在一旁，有发明、林业、木工、商店经营等。没有任何关于农业方面的，她注意到这点，笑了笑。他从不

曾当过真正的农夫。莱娜发现了一些信件，有来自亲戚的、他写去美国的、澳洲的、加拿大的公司的回信。还有在她小时候他们家里那辆旧卡车的收据。有张文件令她一惊，困扰地皱起了眉头，它看起来像是股票的凭据。崔特矿业，在威尔斯。从日期来看，这似乎就在他过世前几个星期所买的。

崔特矿业？另一项投资吧，他花下他们仅有的一些钱。好吧，看来她得写信给这家崔特公司，看看有什么结果。难以置信的是，这股票的价值似乎比当初要高呢。康汤米做生意向来少有的好运气。

她继续探入盒子里，来自表兄弟、伯叔父及伯叔母们的信件令人莞尔。他们爱他，每个人都爱他。哦，几乎是，思及她的母亲，莱娜迅速更正。

将思绪抛在一旁，她取出了三封绑着褪色的红缎带的信件，寄信的地址是纽约，不过这并不奇怪。康家有许多在美国的朋友与亲戚，不过信上的名字倒是令她颇感诧异——艾曼达。

莱娜展开信纸，视线扫过这整洁的修女学院式的字迹。随着咽喉处骤来的梗塞感，她再一次非常仔细地阅读。

亲爱的汤米：

说过不写信给你的。或许我不会把信寄出，可是我至少必须装作我还能和你说话。回到纽约仅一天，你却仿佛已相隔如此遥远，那段相处的时光益显珍贵。我

应该告解并领受责罚的。但在我心中，我俩的一切竟毫无罪恶可信。爱不该是罪恶的。我会永远爱你。

或许将来有一天，若蒙上帝垂怜，我们会有办法在一起的。倘若不然，我也希望你能明白，我将珍惜上帝所赐与你我的每一段相处时光，我明白我的职责应当是告诉你，要忠于你的婚姻，要全心对待你如此珍爱的两个孩子。而我也做到了。

但是，说是自私也罢，我仍然忍不住奢望着，偶尔，当春天拜访克雷尔，而雪依也充满了阳光之际，你会想起我。还有，那短短的几个礼拜中，你是如何地爱着我。我爱你……

永远的曼达

是情书？莱娜木然沉思。给她父亲的。写信的日期，如信上所示，当时她尚在襁褓中。

她的手颤抖着，一个二十八岁、成熟的女人，当她获悉父亲曾爱上妻子以外的另一位女人时，她该如何反应呢？她的父亲，总是带着爽朗的笑容，还有那些一无是处的计划。这些字句只为他而写。但是，她怎能不看个仔细呢？

胸口的心跳猛烈地撞击着，莱娜展开第二封信。

我亲爱的汤米：

我一遍又一遍看着你的信，直到脑海中随处可见装满你的字句。痛苦地想念着你，我的心被撕成碎片。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，但又怕那只是徒增你的烦恼罢了。

若你不爱你的妻子，那么一定是责任使然。你的孩子们是你的最爱，这无需我来提醒。我一直都明白，她们在你心中，在你灵魂里，永远占第一位。

上帝保佑你，汤米，为了你的心还有我。也为了你送给我的礼物。我本以为此生将仅剩一片空虚，但如今，我有的是丰足与瑰丽。对你的爱，比我们分别时更浓更密。想我时候莫悲伤。只要想着我。

永远爱你的曼达

爱，莱娜思忖着，泪水不禁盈眶。他们是如何相识的？父亲对她的思念又有几分？他有多常为她祈福呢？

抹去一行泪水，莱娜打开最后一封信。

亲爱的：

写下这封信之前，我祈祷又祈祷。我恳求圣母告诉我怎么做才是正确的。怎么对你才公平，我无法确定。我只愿这即将让你知道的事，带给你的是欢愉而非忧伤。

忆起那几个小时的时光，我们待在旅馆我的小房间里，一起眺望雪依。当时的你是多么温柔可亲，而我俩在爱的迷雾里是多么盲目。我从未，也将不再领略那种深情。我是多么快乐呀！因为即使我们将永远无法长相厮守，我仍然拥有某件珍贵的纪念，提醒我曾经被爱过。

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汤米。为我高兴吧！我不孤单也不害怕。但或许我该感到羞耻的。但此刻，我只有满怀的喜悦。

现在，我能感觉到我们共创的生命在我体内首次胎

动。需要我告诉你这孩子将会多么受宠爱吗？我已经可以想见我们的孩子在我怀中的情景。请你，吾爱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别让你心中有丝毫的感伤或愧疚。同时，为了孩子，我也要走了。虽然我仍然会日夜想念着你，但我将不再写信。我会终生爱着你，而且，只要望着我们在那些奇妙的时刻中，所创造的生命，我便爱你更深。

谨将所有你对我的感情，献给你的孩子们。也祝你快乐。

永远爱你的曼达

一个孩子。莱娜咬住嘴唇，泪光在眼里闪烁。敬爱的上帝啊！在某个地方，存在着一位与她血脉相连的女人，或男人。他们的年纪应该相当，或许还有着相似的肤色与五官。

她该怎么办？在这些年之前，她的父亲可能作了什么呢？他可曾寻找过这名女人以及他的孩子？或者试图忘却？

不，莱娜抚摸着信笺，他未曾忘记过，因为这些信始终好好收藏着。她闭上双眼，坐在光线微晕的阁楼里。她知道，父亲爱着他的艾曼达，一直都是。

在告知美姬她所发现的之前，她得先思考一番。

以她实际的作风，她写了一封礼貌而近似商业化的书信给威尔斯的崔特矿业，她将信搁在一旁以便隔日寄出。

她已排定了一些杂事要在早上完成，风雨无阻。她

生起火堆以备晚上使用，心里感谢着美姬因为太忙而无法顺道前来。再一天吧，也或许两天，莱娜自我许诺着，届时她便会将信笺交给姊姊。

但在今夜，她要抛开一切，让心灵澄明。放纵自己一番是必要的。事实上，缘于太劳累地擦洗，她的背正一阵阵地痛着。她要利用楼上那个大浴池奉自己如上宾，用美姬自巴黎为她买回来的泡沫沐浴精来个泡泡浴，边喝热茶，边看书。厨房旁边她卧房里的那张小床今夜将派不上用场，她要大方地睡在那间新人房似的套房里。

“康巴，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国王。”她边对着狗儿说话，边将大量的泡沫沐浴精倒入水中。“一盘大餐放在床上，还有一本我们即将来临的客人所写的书。一个很重要的美国人，记住。”她一面补充说道，康巴则一面以尾巴拍打着地板。

她脱下衣物，泡入这热腾腾的、芳香四溢的水里。她全身舒畅地叹了口气，一本爱情小说或许更适合此情此境，此这本书名恐怖兮兮地叫做“血石遗物”的书要合适。不过莱娜还是舒适地靠在浴缸中，并且很快更进入了书中，一名受今昔过往所追逐威胁的女人的故事里。

它吸引了她。令她爱不释手，以至于当水冷却之后，她竟一手捧着书本，继续阅读着，另一手则忙着擦拭。她颤抖着套上一件长长的绒布睡袍，放下满头秀发。也只有天生爱干净的习性能令她暂时放下书本以便清理浴室。但是那盘大餐可就引不起她丝毫的青睐了。相反地，